



蜡梅香里扫尘忙

□赖永亮

天一亮,母亲就把泡好的碱水舀到铁皮桶里。腊月二十三了。院角的蜡梅开得很盛,香气很清幽——仿佛在轻轻地告诉人们:该打扫卫生了。

日子是刻进骨子里的。奶奶在世时,腊月二十三那天,家里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扫尘。她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围裙,站在堂屋中间说:“把去年的邋遢和不痛快一起打扫干净。”于是,一年当中最重要的一次劳作就从寒冷的早晨开始了。

父亲走在最前面。脱下外套,就开始搬重物。八仙桌、碗橱、榆木大床在呼吸声和骨节的响动中被移开了一些位置。地面空出来了,青砖露了出来,墙角有一些毛茸茸的灰,像是时间慢慢结成的茧。

母亲很细心。用温碱水浸透抹布后拧干,然后用力擦拭所有能见到的地方。窗玻璃上留下的水痕、柜门上的油渍、神龛上精细的雕花,在她一遍又一遍地擦拭下,渐渐褪去了浑浊,露出了木材原有的光泽。她擦得很认真,好像不只是在清除灰尘,也在消散一天的疲劳。

我仰头做清理蜘蛛网的工作。长竹扫帚,头部用新割的竹枝捆扎成形,拿在手上很有分量。竹梢碰到梁、椽、角的时候,蒙尘的蛛网就像破碎的梦一般簌簌落下。阳光穿过明瓦,一束金色的光线中,亿万个灰尘开始活了起来,在其中翻滚着、飞舞着、闪耀着光芒,时间的碎片也被惊动了。我眯着眼睛咳嗽,看着这些老去的画面在光里做最后的告别。

奶奶最安静。她坐小凳子上,前面有一口陪嫁的樟木箱。里面,父亲的学生装钉着铜扣,母亲的红纱巾已经褪色了,我的虎头鞋、各种铁皮盒……她不着急收拾,拿起一件就慢慢地看,手指轻轻捻一捻,有时候凑近闻一闻。破的地方缝起来的时候针脚要细密,每针每线都有一个叮咛;扔掉的时候摸了很久之后叹一口气放一边去。她的动作比较慢,好像在回忆自己的过去。

小时候,我最不喜欢打扫卫生。灰尘怎么扫也扫不干净,脸上、头上到处都是灰。常常到院角赌气摘蜡梅花瓣。奶奶总是能找到我,拉住我的手把头上的灰拍掉,笑着说:“倔丫头,房子不打扫就积灰,人心不打扫也会堵的。敞亮了,装上新福气。”当时不理解,只觉得她的手粗糙温暖,耳边有轻柔的话语。

后来,我自己也过上了生活,磕磕绊绊的,心里慢慢蒙上了一层厚厚的灰。世事多变、得失无常、迷惘失落,如同墙角堆积的绒絮一般,让人难以呼吸。只顾着赶路而忘了要休息一下。回老屋后又拿起竹扫帚,在光柱中看到舞动的金尘,听父母讲家常的时候,奶奶说“人心也要扫一扫”,就像擦亮的铜镜一样照亮内心。

原来劳动筋骨的这一天,也是在进行一次无声的修行。弯腰擦拭的是什么?日子久了,心就变得麻木了。除了房梁上的蛛网之外还有什么呢?心中萦绕不去的烦恼。扔掉的破烂就是过去要舍弃的;碱水洗出来木头本来的颜色就代表心里渐渐忘却的清明明净。

最后一簸箕垃圾倒出后,天色已经很暗了。暮色降临,点上灯,擦过的玻璃窗变成了一块块黑水晶,把屋里的温暖都收了起来。母亲折了几枝蜡梅插进瓷瓶里,父亲贴上了新写的福字。堂屋之中四面通透,清爽宜人。空气很凉爽,带有一种水汽、蜡梅的香味,吸入肺中,仿佛全身都被清洗了一遍。

老规矩,不管走得多远、飞得多高,在除夕这天一定要回一次家,把住的屋子、奔波的心都好好打扫一遍。只有焕然一新的整洁明亮,才能迎来即将到来的新年光阴。

(作者系重庆市作协会员)

磨刀匠

□沈治鹏

“磨剪子嘞,戥菜刀——”一阵吆喝声传来,北京的漫天雪花被搅得纷纷扬扬,我的思绪也一下飘回到半个世纪前的家乡荣昌。

“磨剪子嘞,戥菜刀——”吆喝声冲破县城凛冽的寒冬,在细雨蒙蒙的石板街上回荡。“磨刀老头来了。”不远处一群玩耍的小伙伴撒腿跑向七居委缝纫社,围住刚放下磨刀凳的老头。

老头走南闯北多年,自然明白什么时候、什么地方好揽生意。我家隔壁就是缝纫社。每到春节前,做新衣服的一下就多起来。这时,裁剪师傅和缝纫工人的剪刀仿佛是娇生惯养的小孩,稍一做事就使性子。剪起布不是拗口就是打滚,用起来很不顺手,影响赶活路。平时自己简单磨一磨也可以对付一下,可眼下是挣钱的关键时期,花点钱也值。

磨刀老头姓吴,大家叫他吴师傅,是大足龙水镇人。龙水镇铁匠铺多,打制剪刀菜刀的作坊远近闻名,于是磨剪刀、戥菜刀的行当就应运而生。吴师傅磨刀的手艺好,即便多收一点钱,大家都要等着他来。

吴师傅安放好磨刀长凳,搓了搓像干旱稻田一样皴裂的手,从挂在长凳一头的工具箱中,变戏法似的拿出不同颜色、粗细各异的磨刀石和锃亮的小铁砧、小铁锤,一一摆放好后,腿一抬,跨坐在长凳上准备接活。大人们纷纷拿出剪刀来到他面前:有的说刀口钝了,剪起布来不断线;有的说轴紧了,用起来太拗口;有的说轴松了,剪起来布来打滚。

年近六旬的吴师傅,一边接活一边擦鼻涕,呼哧有声地回应:“晓得了,晓得了!”当问多少钱时,他抬起沟壑纵横的脸:“都是老主顾啰,我敢乱收么?”

收完剪刀,吴师傅把补丁重补丁的围腰一系,便开始磨刀了。每拿起一把剪刀,他都要端详一阵,再选用不同的磨刀石。刚开始时,动作快、力度大。一会儿向磨刀石上浇水,一会儿拿起剪刀左右细看,一会儿又用大拇指腹试试刀刃。途中不是换磨刀石就是在小铁砧上敲打。快收尾时,节奏放慢了许多,力度也轻柔了许多。磨好后,抓一把碎布反复试剪。觉得满意了,就用围腰把剪刀擦净,上点油,笑容满面地递给雇主。

剪刀越磨越多,吴师傅头上开始升腾起汗气。褪色的蓝棉帽耳盖也散开了,伴着磨刀节奏忽闪忽闪,像树上上蹿下跳的松鼠,很是有趣。看不出本色

母亲的给予

□余光辉

母亲76岁生日,正好与她公历生日同一天。上一次如此巧合,是她的57岁生日。

母亲生日那天,妻子买了大红的羽绒服送去,母亲当场就喜滋滋地穿上了。生日晚宴上,上高三的大儿子为奶奶送上礼物——一顶灰白色的帽子,儿子说:“冬天了,奶奶戴到头上会暖和一点。”小儿子的礼物是一双棉织手套,他说:“奶奶戴在手上会暖和一点。”

生日晚宴安排在外面的餐馆,简朴温馨。在全家人的生日祝福歌中,母亲吹灭了蜡烛,闭上眼睛默默许愿。后来母亲悄悄告诉我,她的愿望是“希望全家人快乐、平安”。

自从从父母来万州定居后,生日聚餐大多数时候都安排在家里,全家老少齐动手,饭菜香,灯火亲,其乐融融。我们这个大家庭,犹如一棵从石梁坡上开枝散叶的大树,正青翠蓬勃。我想,这也是对父母最好的安慰。

母亲至今仍记得家人给她过的第一个生日,那是她30多岁的某一年。那天,爷爷望着在院坝里走动的一只母鸡说:“把鸡杀吃,今天给光琼(妈妈的名字)过生日。”母亲舍不得,因为母鸡下蛋可卖钱补贴家用。于是把挂在灶房一块舍不得吃的黑黢黢的腊肉煮了,一



能懂的诗

梅花落

□龙远信

在最冷的时节
与这个世界唯一的对话语言
除了枯枝,就是梅花了
她们把自己点燃
成为身体里的阳光
在夜里
为自己掌灯

这里是干坝子
最土的地名
配得上最香艳的花
把一朵梅花
放在母亲的手心
母亲一定会看见
燃烧后的灰烬
放在右手不远处
疾驰而去的高铁的眼眸
让风带着
却有令人揪心的前途

那么多的梅花
在后退
——她们簌簌飘落
如此隆重地
为自己铺一条回家的路
梅花
她们要回到大地的手上
(作者系重庆市永川区作协主席)

马放南山

□李光辉

在南山脚下
可以采菊东篱
任一份悠然的心情
像菊花一样
随意绽放

在南山脚下
也可以信马由缰
任一种宁静的时光
像青草一样
四处生长

是该让战马
养精蓄锐了
它们曾经血洒疆场
誓与将士们一起
马革裹尸

从南山吹过的微风
从南山飘来的细雨
洗掉它们身上的征尘
让那些流血的伤口
得到很好的愈合

但我们不能因此
完全丢掉了缰绳
没有了缰绳的牵引
战马就会迷失方向
甚至会失去前蹄

我们也不能因此
彻底卸下了马鞍
没有了马鞍的提醒
战马就会忘记初心
甚至会不堪使命

你看吧
南山的最高峰上
那座古老的烽火台
随时会升起狼烟
传来边关的消息
(作者系中国诗歌学会会员)

《江山胜游画集》出版

一本充满浓郁巴渝风情,凝聚重庆山水画家李忠才教学、写生、创作成果的大型文献画集近日出版。画集分陌上清风、抗战文化、碕城忆昔三个篇章,精选画家40年间创作的山水画168帧。题材集中在画家故乡北碚的山水景象,笔墨之间沉着、深入、隽永。艺术评论家朱渝生为画集作序《胸中融故乡 笔底荡春潮》,并题写书名。(静思)

